

为他们刻一卷新诗

一个人一辈子干一个行当，第一年该是最难忘的。

我21岁工作，入教书这个行当已经二十年了。二十年下来，我早已习惯了它的晨钟暮鼓。我不急也不缓，就这么走着，只是感到有些疲倦罢了。这是因为，自从这一行号称“被重视”之后，它就不再是它自己了，就像一个古镇被开发后，熙熙攘攘的人流破坏了它的清静一样。

我入行的时候，这一行很不景气。但凡有点能耐的人，下海的下海，改行的改行。而我，却逆向而行——倒不是我崇高，只是心态不那么浮躁。当时，我被分配到一个小镇的偏校，似乎有点天高皇帝远的味道。大家都心平气和，没见过人“抢课”，也没有领导在门口“待驾”。不早来，也不胡乱迟到。偶然有事是难免的，也不钉是钉铆是铆。说不上懒散，每年送上重点高中的也不少；但也不加班加点，似乎都悠悠然的样子。

我上新书第二课的时候，副校长来听课。我有点紧张，两课时的内容一课时上完了。他说挺好，就走了，没有“后文”。就这样，我成了我的一亩三分田的主人。我可以讲一节课的鲁迅轶事，私密的，隐晦的，都讲，口无遮拦；他们觉得好听，也不厌烦我。我把我喜欢的，都兜售给他们，虽然，我也知道，他们不可能和我一样喜欢，但还是无法阻挡我的热情。我为他们刻了一卷新诗，其中有舒婷的《双桅船》、北岛的《回答》、裴多菲的《我愿意是激流》、阿波利奈尔的《蜜蜡波桥》……我不知道那些学生是否还会吟诵“让黑夜降临让钟声吟诵，时光消逝了我没有移动”，那时我是多么喜欢《蜜蜡波桥》，“爱情消逝了像一江流逝的春水，爱情消逝了，生命多么迂回，希望又是多么雄伟”，我无端地喜欢着，也希望他们跟着我喜欢。独乐乐不如众乐乐，我不敢私藏。我甚至还记得是闻家骅翻译的，后来也读到过他们译本，都觉得没他的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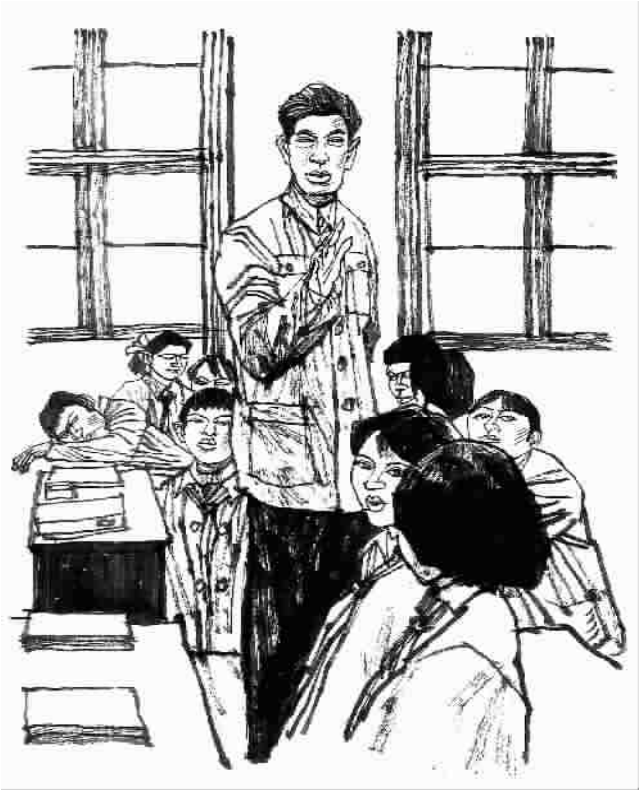
多年之后，有学生提起我的课，都说有趣。那些轶事，他们也都记着。而凡是我正经上的，他们都忘记了。

浪漫而纯粹的教育

渐渐地，我很少东拉西扯了——我成了一个纯粹的语文老师了。如今，我向学生们说起那些往事，他们都神往不已。可是他们同我一样，也已身不由己。我们都被固定在一个无可奈何的位置上。比如今夜有月，我们会去海边赏月吗？但是二十年前，我们却敢。其实，也无所谓“敢”与“不敢”，那时，根本就没这样的顾虑。我记得是中秋前后，学校租了五六只水泥机船，浩浩荡

难忘第一年

◆ 岑燮钧



荡去杭州湾海边看月——那是多么浪漫的事啊！孔子赞赏的“暮春者，春服既成，冠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，浴乎沂，风乎舞雩，咏而归”，庶几近之。学生们提着凳子下船，叽叽喳喳地抢着位置。船穿行在旷野间，庄稼地的气味随风飘荡。明月初升，大如车轮，金黄金黄，与平日所见，大不一样。海风浩荡，滩涂苍茫，潮来如风，风卷海浪。师生坐在海塘上，默默享受着大自然的壮美，直到后半夜，才哈欠连天地回去。谁也没有大惊小怪，家长也不曾着急，教育局也没有事后通报——那时，谁在乎这事呢？

现在想想，我们的胆子好大哟！

就这样，我们偏安一隅，不知有汉无论魏晋。那是一个教育相对纯粹的时代，无论哪一方，都没有太强的功利心。学生还有农忙假，家长对于孩子读好书考大学，抱着“撞大运”的态度，也不着急。老师之间，也没有那么多评比。相比现在的精细化，那简直是天壤之别。记得有一回大考之后也想与中学校比比

平均分，没有电脑，只得靠算盘。一个报分数，一个拨算盘子。累加到半途，不知怎么回事，出错了。于是，只得重来，结果到后半截又犯糊涂了。如此几番折腾下来，谁都不耐烦了。于是，推倒了事。大家都说，算了算了，这么多学生，哪算得清楚啊，乱叨叨，种好稻，折腾个啥呀。如此，好坏就成了一个感觉，至于好或差几个百分点，那就不大容易搞清楚了——其实，也是不屑为的。哪像如今，有了电脑，分数存档，只要按一下键盘，什么样的比较都能出来。于是，攀比之心日炽，谁也不肯善罢甘休，师生都吃尽苦头，到头来才明白不过是“陪太子读书”而已。老子说，“圣人出，有大伪。圣人不死，大盗不止”，以前读着懵懂，现在才渐渐明白起来。

一晃二十年过去。现在，读书已是天大的事，谁也难得安闲了。许多无功大行其道，打着各种旗号招摇撞骗。倒也不是说回到二十年前去就万事大吉——那时也有那时的毛病，只是我们丢了太多的东西罢了。

前些天，到嘉定乡村参加表外甥的婚礼，表嫂送我一袋青菜萝卜。回到家，把青菜一棵棵剥成菜心，瞧着一大堆剥下来的菜叶，我决定包馄饨。

从冰箱里拿出肉糜解冻，青菜叶片和荠菜洗净焯水剁成碎末。拌好馅料，买来馄饨皮，一边包馄饨，一边，想起了幼年时光，在外婆家，二舅舅为我包馄饨的景象。

五六岁的时候，每到夜晚，乡村小学昏暗的煤油灯下，我躺在被窝里朦胧欲睡，母亲坐在床边结绒线或是扎鞋底（记得她还纺过纱），一边和同宿舍的同事聊天。六七岁被送入当童养媳又归家、幼年时没能上学、少年时下田干活、到上海做童工、十九岁才得以上学读三年级、下雨天和不上学堂的舅舅们吵架、外婆生下女婴都盖在子孙桶里闷死、被送到育婴堂的小舅舅长大后前来认亲……母亲与家族的奇闻逸事，几乎都是在这样的夜晚，被我铭记在心。

我有四位舅舅。二舅舅是小学教师，嘉定方言称“先生”。四个舅舅当中，二舅舅最矮小，甚至，比母亲还矮。母亲说，那是因为，外婆生下二舅舅没多久就怀上了她。她生下来以后，二舅舅就没了奶吃，营养不良。母亲对二舅舅是很感念的。她考入免学费免食宿费的安亭师范后，每月用来买牙膏肥皂草纸的一块零用钱，主要靠外婆供给。已成家的二舅舅，有时也会偷偷地塞给她。

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，退休后的二舅舅受邀到县志办公室发挥余热。我在网上查到“嘉定县县志编纂委员会”的名录，“县志办公室其他工作人员”的名单里，二舅舅的名字被错写成了“曹大成”。嘉定方言和沪语中，“赵”、“曹”不分，加上他家住曹王，列名单的人想当然地给他改了姓。母亲不识字的时日，人问她姓什么？她说姓赵。又问，哪个赵？她颇自豪地答：“曹操的曹。”雨天，旷课的大舅舅会把跟随外公在镇上

茶馆里听来的说书转述给弟妹们听，是以母亲晓得曹操。后来她上了学，才知道“走肖赵”和“曲日曹”之分。

我的童年，最快乐的事，莫过于在寒暑假到外婆家小住。到那里的第一天，外婆拿个锅子，迈开小脚，到镇上的饭馆给我买回一碗三鲜汤；大舅妈二舅妈为我烧乡下荷包蛋；大表哥穿上橡胶套裤到河里为我摸鱼。二舅舅，买来瘦肉包馄饨。我和表哥表姐们围在二舅舅身边，看他剁肉馅、菜馅，看他包馄饨。我那时特别挑嘴，馄饨里的生姜末、肥肉粒，都有本事吐出来。弄到后来，我只吃馄饨皮，把馄饨馅挖出来送给表哥们吃。

有一年暑假，我大概十岁。那天，天很热。我在临近二舅舅家的小河边玩，蝉鸣甚欢。我望见河边的小树上有一只“钥匙哒”（蝉的一种，体型较小，嘉定方言和沪语的发音都如此，学名不知）。我欣欣然跑过去，准备踮起脚尖抓住它。不承想小树下的绿茵茵一片不是草地，而是浮萍。我一脚踏空掉进河里，一只凉鞋沉了下去。我紧紧抱住那棵小树大声喊叫，直到二舅舅把我拉上岸。

上岸后发现，我浑身上下都被树上的洋辣子（红绿相间的毛毛虫）刺伤了，好多肿块，又痒又痛。二舅舅骑车带我去看医生，打针，涂药膏，还送了我一把五分硬币。长这么大，我第一次拥有这么多钱。泪眼婆娑的我，握着这些硬币，似乎好受了些。现在回想，这些硬币，应该是二舅舅的私房钱。

二舅舅一生节俭，老来唯一的嗜好就是打麻将。去年他生了病，又摔伤了腿，多亏表哥表姐悉心照料。酒席宴上，坐在轮椅里的二舅舅显得很瘦弱。望着耄耋之年的舅舅舅妈和父亲母亲，一丝忧伤浮上我的心头。

将近两百只馄饨包好了，除了这顿吃的，其他的放进冰箱速冻。解冻的童年回忆，却是生命中可贵的温馨。愿舅舅们晚晴温暖，余生幸福。

电话讲不了半分钟

年轻时，我每次患感冒，只要吃点药，3-5天或5-7天一定能痊愈。从我40岁起，每次感冒，少则一周，多则2周，病期逐步延长。42岁时，感冒一次要1个月才好。43岁那年，感冒一次3个月，不得不打吊针才解决问题。

44岁时又一次感冒，整整2年半还治不好。每天咳嗽，痰丝丝缕缕的怎么也咳不完，经常是痰里带着血丝，耳朵里都灌满了痰，右耳被痰塞住听不见了！急诊、门诊，花了2万多药费，吃了好多名贵药，但任何药都对我无效了！医生说我的“急性支气管炎”已经转换成“中年慢性支气管炎”。据说这种病治不好的，而且情况会越来越差，直至吐血、肺气肿、肺不张、肺部感染转移到心脏感染……每天只能坐在那里睡觉（一躺下就气喘），最后死去！

书上也说，咳痰咳这么长时间还治不好的话，气管已经糜烂。我绝望，鲁迅等好多作家都是死于肺病，我也是搞写作的，运动少，肺活量不够，可能也活不了几年了。

在生病日子里，我几乎推掉了所有的采访，因为连打电话也不行了，电话讲了不到半分钟就会气很急。

住进市里某医院肺内科，经过检查，喜幸没有得癌症。每天打吊针，10天后，药物过敏，浑身发皮疹，奇痒无比，只好改用其他药。40天后，气管炎没治好，我又得了药物性肝炎，只能把抗菌素停掉，换保肝的药。

根治“慢支”

◆ 胡喜盈

病房里，吐血的、背氧气瓶的、抽胸水的，惨不忍睹，个个都活得不像人样，生不如死，从没听说过哪个病人被治好了。好多人和我一样，因为抗菌素用得多了而得了药物性肝炎。

我对肺内科主任说：“你不把我的咳嗽治好我就不走！”主任说：“你的咳嗽也许永远也治不好，要是能把你的咳嗽治好我就能拿诺贝尔奖了！”

我可以拿诺贝尔了

那天在理疗科，一位女医生给我看一幅人体呼吸气管展示图，说：“人的呼吸气管就像一棵倒栽的大树，从最粗的总树干开始，枝枝杈杈，密密麻麻，越到头上越细。每次感冒，从上呼吸道感染开始逐渐延伸到下呼吸道，痰液就积存在那些细小的支气管道末梢。一棵倒栽的‘大树’，要想从左右两边、从下往上把痰液从最底部、最末端、最细小的支气管道往当中最粗的主气管道排出，谈何容易？”女医生说要想解决问题只有两个办法：一，局部用药，用雾化吸入器把药直接送到支气管道根部，既对支气管道根部产生100%的药效，又不会引发全身性过敏、肝损伤；二，每次用药后让支气管道收缩运动，久而久之，支气管道根部的痰就会松动，痰就能排出来了。

揣着这位医生的治疗办法，我住院73

天之后出院了，买了一台家用雾化吸入器，每天做1-2次雾化吸入治疗（每次10分钟），每做一周停3天。第一台雾化吸入器效果不好，又换了第二个厂家的产品，还是不理想，再换第三个厂家的，这次好使了。每天吸的药物配方反复请教了多位医生调整过几次，最后定下的4种都是最常用的药水，每做一次药价几角钱，扣除医保承担部分，自己仅承担几分钱。

每次做完雾化吸入后，请家人帮忙拍拍背，或自己拍拍胸拍背，或跳绳、打球、跑步、仰卧起坐等，一定让自己的气管呼吸起来、运动起来。坚持半年后，奇迹出现，我咳出好多发黄、发绿、发黑、发灰的痰，气管畅通了，耳朵也不堵塞、不聩了……哇噻，我的“慢支”治好了！真是神清气爽啊！书上说，治理慢性支气管炎就是一个“倒痰孟”工程，痰孟倒干净了，病也就好了……

至今10年过去了，我的“慢支”再也没有复发过，偶尔得一次感冒，不吃药，只是做几次雾化吸入就好了。

最近我碰到那位肺内科主任，我说：“我自己治好了‘慢支’，可以拿诺贝尔奖了！”她笑了，要我把这个故事告诉大家，说或许可以帮到好多人。



本版插图 杨宏富